



FADS

Frontiers of African Diaspora Studies

FADS, Vol. 1, No. 1, 2026, pp.144-152.

Print ISSN: 3107-1805; Online ISSN: 3107-1813

Journal homepage: <https://www.fadsjournal.com>

DOI: <https://doi.org/10.64058/FADS.26.01.11griot>



格里奥

周英莉 (Zhou Yingli)

摘要：作为非洲流散文化研究的核心概念，“格里奥”（Griot）贯穿了非洲本土宗教文明的传承与非洲流散文化的历史演进。该词源于法语转写，对应西非曼德语系中的“杰利”（jeli）。与传统认知中“民间艺人”的单一形象不同，格里奥在本土语境中首先是操控精神能量“尼玛”（Nyama）的宗教实践者与沟通祖先的灵媒，其次才是口述历史传承者与谱系记录者。从七世纪加纳帝国的宫廷祭祀，到马里帝国时期《松迪亚塔史诗》的降神传唱，再到跨大西洋奴隶贸易后格里奥传统在美洲种植园的蛰伏、变异与重生，其文化角色的内在意涵与外在表征经历了深层的宗教祛魅与历史重构。本文系统梳理了格里奥的宗教源流、流散文学轨迹与社会功能重构，重点还原其在曼德宇宙观中的精神内核，并在流散轨迹的历时性框架下，剖析其从宗教灵媒向世俗叙事者、文化疗愈者及数字媒介先锋蜕变的生存策略。借此研究，旨在打破西方人类学去宗教化、去历史化的平面叙事，丰富非洲流散文化研究的学理维度。

关键词：格里奥；宗教源流；尼玛；流散轨迹；数字格里奥

作者介绍：周英莉（通讯作者），中国矿业大学（北京）文法学院外语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非洲流散研究前沿》编辑部主任；研究方向：美国非裔研究、中非文化共同体。电子邮箱：lzmzhyl@sina.com。

Title: Griot

Abstract: As a core concept in African diaspora studies, “Griot” runs through the inheritance of indigenous African religious civilizations and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African diaspora culture. Derived from a French transliteration, the term corresponds to jeli in the West African Mande language family. Different from the simplistic image of “folk artist” in traditional understanding, a Griot in its indigenous context is first a religious practitioner who manipulates the spiritual energy Nyama and a medium communicating with ancestors, and only second a keeper of oral history and recorder of genealogies. From the court rituals of the Ghana Empire in the 7th century, to the spirit-inspired recitation of the Epic of Sundiata during the Mali Empire, to the dormancy, transformation, and revival of the Griot tradition on American plantations after the transatlantic slave trade, the inner meaning and external representation of its cultural role have undergone profound religious disenchantment and historical reconstruction.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reviews the Griot’s religious origins, diasporic literary trajectory, and reconstruction of social functions. It focuses on restoring its spiritual core within the Mande cosmology and, within a diachronic framework of diasporic movement, analyzes its survival strategies as it evolved from a religious medium to a secular narrator, cultural healer, and pioneer of digital media. This study aims to break the de-religious and de-historical flat narratives of Western anthropology and enrich the theoretical dimensions of African diaspora studies.

Keywords: Griot; religious origins; Nyama; diasporic trajectory; digital Griot

Author Biography: Zhou Yingli (corresponding author), is an Associate Professor and Master’s Supervisor in the Department of Foreign Languages,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Law, China University of Mining and Technology-Beijing; Director of the editorial office of *Frontiers of African Diaspora Studies*. Her research interests include African American studies and the Sino-African cultural community. E-mail: lzmzhyl@sina.com.

一、引言：格里奥的宗教溯源与流散转向

作为非洲流散文化探究的核心范畴，“格里奥”不仅是西非本土口头文明的鲜活遗产，更是在跨文化交流与全球化迁移进程中持续被重塑的动态文化象征。需要指出的是，该词并非非洲本土固有术语，而是法语对曼德语系“杰利”进行转写后衍生的称谓。在传统西非曼德社会结构中，“杰利”作为世袭的职业群体，其首要身份并非刻板印象中的娱乐性吟游诗人，而是掌控超自然精神能量、沟通生者与祖先的宗教祭司。

在曼德宇宙观中，万物皆充盈着一种名为“尼玛”（Nyama）的精神能量。格里奥的口头演述与音乐演奏，本质上是对尼玛的唤醒、召唤与安抚。《松迪亚塔史诗》的传唱不仅旨在铭记历史，更是为了唤醒先帝的尼玛以庇佑社群；其在丧葬与加冕仪式中的颂赞，实为灵魂超度与神灵降附的

宗教法术（Jansen, 2025; Keita, 2025）。然而，跨大西洋奴隶贸易造成了格里奥原生宗教脉络的剧烈断裂。非洲族群被迫跨洲迁徙，原本深植于西非本土宇宙观的格里奥传统脱离了原生文化土壤，在陌生的异域环境中开启了文化碰撞、伪装、变异与重构的全新历程。

随着流散研究的深入，学术关注点已从追溯单一的族群源头，转向对人口迁徙及文化流动动态过程的探讨（汪杨静，2023）。格里奥在流散过程中展现出的宗教功能隐匿、形态变异与文化延续，为解读非洲流散文化如何传承与生存提供了绝佳样本。然而，既有研究长期受限于西方人类学的去宗教化、去历史化视角，将格里奥简化为“民间艺人”或“口述史家”，遮蔽了其作为精神媒介的哲学底色。基于此，本文旨在摆脱这一平面叙事，真正还原格里奥作为“精神内核”与“生存策略”的立体全貌。本文并非通史性书写，而是以知识情态的演变为线索，从神圣宣告到生存伪装，再到数字时代的情态复归，串联起这些看似散落的非洲文化思想碎片。文章将首先追溯格里奥在曼德宇宙观中的宗教源流，继而勾勒其跨大西洋流散的历史轨迹与空间重构，进而分析当代语境下数字格里奥的文化衍生与现实困境，最终揭示这一传统从宗教灵媒向流散文化符号演变的深层逻辑。

二、格里奥的宗教内核与本土功能迭代

格里奥的文化体系呈现出高度的多维性与复杂性，其社会功能的演变逻辑与精神底色，唯有置于曼德宗教宇宙观、口头诗学理论及文化记忆研究的交叉视角下，方能得到充分阐释。

（一）口头诗学视域下的演述本质：格里奥的文化实践与口头诗学理论存在深刻的内在关联。口头演述并非由单一作者固定创作并加以复制的文本产品，而是由演述者、听众与现场情境共同参与、持续生成的文化过程（朝戈金，2022）。帕里与洛德所奠定的口头程式理论揭示，口头史诗的传承不依赖于逐字复刻，而是凭借固定的语言程式与核心主题进行即兴创编（尹虎彬，1996）。格里奥在具体演述中，依据典礼规模、仪式性质与现场氛围灵活调整叙事策略，从而达成了“稳固传承文化核心、灵活适应演述情境”的动态平衡（朝戈金，2022）。然而，需要指出的是，格里奥的即兴性远非纯粹的美学或技艺操作——它同时具有深刻的宗教仪式维度。演述者的即兴创编强度，往往意味着其作为灵媒与祖先精神世界互动的深度与烈度。换言之，语言的生成与变异，在格里奥体系中既是诗学行为，也是神学事件。

（二）宗教宇宙观中的灵媒职能：长期以来，学界对格里奥的研究显著弱化了其宗教属性。在传统曼德社群的宇宙论框架中，格里奥首先是跨越人神边界的阈限性存在——他们是能够沟通生者与亡灵、凡俗与神圣的灵媒。通过特定的音阶序列、节奏模式与咒语措辞，格里奥得以操控语言中所蕴含的致命精神能量“尼玛”。这一能力使其在葬礼上安抚亡灵、引导其安然离去，在加冕礼上则为君主注入来自祖先的神圣力量，从而完成权力的神圣化过程。这种操控精神能量的巫术—宗教实践，构成了格里奥社会权威最核心、最隐秘的根基。

与此同时，西非曼德文化经历了本土万物有灵论与伊斯兰教（尤其是苏菲派神秘主义）之间长达数个世纪的叠合与融合。格里奥在此宗教复合过程中扮演了关键的调适者角色，将苏菲派的冥想传统、圣徒崇拜与本土的通灵术、祖灵祭祀巧妙缝合，形成了一套既兼容外来信仰又维系本土精神

的混合仪式体系。这一宗教调适能力，为其日后在跨大西洋流散中的信仰伪装与精神存续埋下了结构性伏笔。

（三）文化记忆的活态档案功能：借助扬与阿莱达·阿斯曼夫妇的文化记忆理论框架，可以更为清晰地定位格里奥的社会角色：他们是前文字社会中“活态的文化档案”（扬·阿斯曼 & 陈国战，2016）。格里奥所承担的族谱整理与历史叙事，绝不仅仅是世俗意义上的记录行为，而是维系神圣血脉、合法性权力结构与社群宇宙秩序的关键机制。自殖民时代以降，西方殖民话语体系系统地重构了非洲历史叙事，试图以文字权威消解本土口述传统的合法性。在此背景下，格里奥的口头传承成为抵御殖民文化消解、捍卫非洲自身历史解释权的核心防线（赵静蓉，2013）。族谱叙事不仅是一种记忆的符号化建构，更成为流散后代日后追溯文化根源、修复断裂谱系、重建精神家园的终极依据（Valldejuli & Sefcik, 2026; Tatchim, 2025）。

（四）社会治理中的神权制衡机制：格里奥的社会职能进一步深入到前殖民非洲的政治治理与权力平衡之中。他们扮演着社会中介者与纠纷调解者的角色，而调解的权威并非源于世俗赋予的地位，而是植根于其作为通灵者的神圣身份所带来的阈限权威。在前殖民时期，格里奥与赞助人（君王、贵族）之间建立了互惠互利的依附关系，但同时始终保持着独立的社会评论立场。他们通过讽刺性歌谣、隐晦的口头劝诫及仪式性的批评特权，对权力的滥用进行制度化的限制——此种批判超越了世俗进谏的范畴，实质为代行祖先意志的神权制衡。步入现代，这一职能依然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例如，在西非埃博拉疫情期间，格里奥成功将西方防疫科学的理性知识与本土民俗信仰相结合，构建了具有文化适配性的本土化科普传播体系，充分彰显了传统智慧在现代危机治理中的转化能力（杨正，2021）。

三、跨大西洋流散的历史轨迹与空间重构

格里奥传统在流散语境中的演变，并非从非洲到美洲的简单平移，而是一部充满断裂、伪装与重生的生存策略史。跨大西洋奴隶贸易造成了格里奥原生体系的剧烈断裂：世袭赞助人制度瓦解，科拉琴等神圣法器被剥夺，宫廷祭司身份逐步丧失。然而，其宗教基因并未消亡，而是转入潜伏状态。根据保罗·吉尔罗伊提出的“黑色大西洋”理论，流散文化并非线性迁移，而是在船只、种植园与港口城市之间不断循环、杂交与再创造。格里奥传统正是在这种流动的、对抗性的空间中完成了自我重构。

在种植园这一极端压迫的空间里，格里奥的知识与仪式被迫“潜隐化”与伪装。在加勒比海与拉丁美洲，其通灵与祭祀功能伪装融入了伏都教（海地）、萨泰里阿教（古巴）、坎东布莱教（巴西）等流散宗教体系中。甘蔗园深处敲击鼓点、引领降神仪式的巫医与长老，实为格里奥宗教职能在美洲空间的变体与代偿——他们以天主教圣像掩盖非洲神祇，用“呼唤与回应”（call-and-response）的歌唱结构维系社群的精神纽带，从而在肉体奴役的缝隙中保存了族群的世界观。在北美，由于新教殖民势力对非洲宗教更为严酷的镇压，格里奥的宗教基因则进一步转化为种植园工作歌中的暗号、灵歌中的“双重编码”文本，以及地下秘密集会（“灌木礼拜”）中的布道与吟诵（Strait, 2025）。

除宗教维度外，格里奥的社会记忆功能也在流散空间中被重新激活。在巴西的奴隶聚居区和美国的逃亡奴隶社群中，年长者承担起口述族谱、传递逃亡路线、保存非洲语言碎片的责任——这些实践正是格里奥角色在非宫廷环境下的功能性重生。即便失去了世袭赞助人的经济基础，格里奥式的“历史守护者”形象依然通过家庭内部的晚间故事、劳动时的轮唱以及节日仪式中的竞赛性歌谣得以延续。

值得重视的是，长期以来学界对格里奥的研究过分聚焦于男性，严重弱化了女性在文化传承中的核心贡献。事实上，女性格里奥（即“格里奥特”，*griottes*）一直是口头传统的双重支柱。在西非，女性格里奥通过婚丧歌谣、育儿谚语及市场中的即兴对唱，维护着族群的伦理边界与情感记忆。在跨大西洋流散中，女性更是文化伪装与代际传递的关键行动者：她们将非洲的编发图案转化为逃亡地图，将米粥中的谷物排列作为仪式符号，在看似日常的家务劳动中完成了深层文化密码的传递。马里女性的口头歌谣聚焦移民与性别平等议题，其社会批判与教育功能与传统格里奥高度契合（Mbodj-Pouye, 2024）。

进入当代，女性格里奥及具有其特质的艺术家正逐步突破性别束缚，进入乐器演奏、舞台表演、数字叙事等曾被男性垄断的核心领域，推动传统的创新发展（Mwakalinga, 2025）。例如，塞内加尔的女性科拉琴演奏家、马里的说唱女歌手，她们不仅复兴了被遗忘的女性格里奥曲目，更以身体与声音直面父权制与殖民遗产。在海外流散语境中，这些女性艺术家成为黑人女性主义与跨文化对话的核心力量：她们借助舞台叙事拆解种族与性别的双重压迫，为黑人女性打造独立的文化主体性（Price-Spratlen, 2026; Wawire, 2024）。从种植园暗处的低语到全球流散舞台上的高歌，格里奥传统在性别与空间的双重重构中，持续书写着非洲后裔的生存智慧与尊严。

四、当代语境下数字格里奥的文化衍生及其现实困境

在“新流散性”语境下，当代格里奥的多元形态实质上是其在去领土化过程中的知识生产与情态重构的具体展现，涵盖了声音重构、叙事重构与媒介重构等不同面向。格里奥传统呈现出极强的内生演进与自我调适能力。在全球化与数字化浪潮中，其文化形态与社会功能正经历深刻重塑。在北美等新教文化色彩浓厚的地区，格里奥的宗教外衣被显著剥离，被迫走向高度世俗化：其通灵仪式中的“呼唤与回应”（*call-and-response*）演化为种植园的工作歌与灵歌，操控尼玛的吉他/科拉琴技法则沉淀为三角洲布鲁斯的音乐基因（Strait, 2025）。与此同时，当代黑人艺术家延续了格里奥的社会批判核心，将嘻哈音乐与口语诗歌打造为新的“街头布道”。音乐采样与舞台演绎不再是单纯的娱乐，而是一种连接族群历史与当代种族困境的文化反叙事，成为流散者在世俗社会中进行精神自救的重要方式（Madzivire, 2025）。

在此背景下，亚当·J·班克斯的《数字格里奥：多媒体时代的非裔美国修辞》（*Digital Griots: African American Rhetoric in a Multimedia Age*, 2011）成为非裔美国修辞学与数字人文学科领域的里程碑式著作。其核心贡献在于将传统格里奥的角色与嘻哈文化中的DJ技术（刮擦、混音）以及现代数字多媒体技术相结合，系统构建了一套属于非裔美国人的数字修辞学理论。班克斯在书中将“律动”

置于核心位置（作为首章标题），并将其定义为由历史记忆、社群伦理与口头程式共同构成的深层文化河床。这一概念旨在融合非裔口头传统与新型多媒体写作，创造文化上的共鸣与同步，作用于时间、节奏与文化记忆，从而使“数字格里奥”成为现代非洲流散文学对非洲口头文学传统进行书面传承的关键媒介。

“律动”这一理论视角同样可以照亮当代非洲流散文学的叙事特征。以古尔纳的《最后的礼物》为例，小说中大量出现的倒叙与碎片化回忆，正如河水在河床上不断回旋、淤积——这正是东非流散者因殖民、奴隶贸易与移民而失去的口头谱系的文学呈现。父亲的失语症，隐喻着流散律动中历史叙事权力的断裂与创伤性失声；而族群伦理则体现为对“家”的模糊记忆、对子女双重文化期待的张力。在埃利森与莫里森等更广为人知的非裔作家笔下，反复出现的“祖先在场”的人物被学界视为“格里奥”式的存在（谭惠娟, 2018）：他们或以模棱两可的语言与白人周旋，或以歌声和故事保存并传递黑人的集体记忆与家族史。这类作家的书写实践，实质上已化身为“文学的格里奥”。其写作不仅是叙事策略的转化，更是以“招魂”为表征的主体性重建仪式——在西方理性主义与殖民史观的夹缝中，召唤被抹除的祖先记忆，捍卫被压抑的本真主体性（朱振武 & 李丹, 2022）。上述作家的叙事尽管碎片化，却始终未曾脱离流散者“追寻失落的祖先声音”的律动；因此，其文本的非连贯性并非逻辑断裂，而是深层文化忠诚的律动式表达。

数字技术的介入进一步打破了口头传播的时空限制。流散播客以“跨国传播载体”的身份传承非洲历史、凝聚社群认同，被视为数字时代的新型格里奥（Apiyo, 2026）；社交媒体则搭建起动态化的数字文化档案，促进泛非文化团结（Babalola & Sedisa, 2025）。更具创新性的是“格里奥式方法论”的提出：该模式将传统口头叙事规律、社区协作理念与数字人机交互技术融合，为土著文化的数字化挖掘提供了全新的学术范式（Kotut et al., 2024），实现了传统非洲智慧向现代研究工具的有效转化。

尽管格里奥研究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其发展仍面临多重困境。首先，跨学科属性对研究者的知识结构提出了极高要求。其次，口头叙事的动态性与情境依赖性导致田野调研困难，传统的书面文本研究法难以捕捉声韵、肢体语言与仪式氛围等核心要素（朝戈金, 2022）。再者，口头史料本身的记忆偏差也增加了历史验证的难度（Mandey et al., 2024）。

更为根本的困境在于西方中心主义范式的桎梏。殖民话语体系长期对格里奥进行去宗教化、去历史化的片面解读，将其降格为“原始的民间艺人”，从而掩盖了其作为精神祭司与历史主体所承载的哲学价值，造成了知识生产领域的结构性失衡。为突破这一困境，学界引入“时间政治学”等去殖民化视角（Vanyoro, 2024），致力于打破殖民话语的束缚，立足非洲本土知识体系，还原格里奥所承载的文明内涵（Makhedama, 2026）。

突破上述困境具有多重深远意义：从文化保护角度看，现代化进程使非洲口头传统濒临消失，亟需通过数字化存档与活态传承加以保护（Odularu et al., 2024; Fagbe et al., 2024）；从社群发展角度看，格里奥叙事是流散族群消解身份焦虑、重构集体认同的疗愈纽带（Brown & Valcin, 2025;

Nyakabawu, 2024)；从文明对话角度看，深入研究格里奥能够打破欧洲中心主义的学术垄断，推动全球多元文明的互鉴与共生（Akpor et al., 2026）；从社会治理角度看，格里奥所承载的社会调解与本土科普功能，也提供了一种有别于西方模式的本土化解决方案（杨正，2021）。

五、结语

格里奥的发展历程浓缩了非洲本土宗教文明的传承与流散史。从西非曼德社会操控精神能量的宗教祭司，到跨大西洋流散中隐匿变形的生存策略，再到当代文学、音乐与数字媒体中焕发新生的文化符号，格里奥实现了从神圣到世俗、从本土到世界的全面转型。其之所以能延续千年，核心在于其极高的包容性与进化能力：宗教灵媒属性赋予其不可替代的精神权威，口头诗学机制提供即兴创作空间，流散迁徙则锻造了其在异文化中的生存韧性。

当前，格里奥研究虽面临跨学科门槛、动态文本捕捉及去殖民化学术伦理等挑战，但这正是其超越常规学术的价值所在。未来研究应从五个维度深化：推进多学科融合，避免浅层套用概念；利用数字人文与 AI 优化口头传统研究模式；深化性别交织性视角以完善叙事体系；开展跨文明口头传统比较研究拓宽视野；推动格里奥式方法论的落地应用。唯有将格里奥真正置于非洲宗教源流与流散的历史长河中，方能洞见其作为非洲精神内核与生存策略的完整全貌，为全球跨文明平等对话提供珍贵的非洲智慧。

基金项目：本文系 2025 年国家公派高级研究学者、访问学者、博士后全额资助项目（202506430056）

《符号-神话-生态伦理共同体：美国华裔和非裔的跨文化对话》阶段性成果之一；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立项课题《非洲作家论》之阶段性成果之一。

Conflicts of Interest: The author declares no conflict of interest.

ORCID

Zhou Yingli ^{ID} <https://orcid.org/0009-0007-0962-6842>

References

- Akpor E D, Elebute A E, Agbamu B O, Ocheni S I, Daramola O F, Olawuyi J. (2026). Communicating Africanness through a content analysis of music, dance, visual arts and literary works of African Blacks in the diaspora. *ShodhKosh: Journal of Visual and Performing Arts*, 7(1): 71–85. <https://doi.org/10.29121/shodhkosh.v7.i1.2026.6606>
- Apiyo R O. (2026). The transnational microphone: Exploring the role and practices of African diaspora podcasters in shaping cross-border identity formation and engagement. *Online Media and Global Communication*, 5(1): 158–177. <https://doi.org/10.1515/omgc-2025-0081>

- Babalola D A, Sedisa N. (2025). Digital heritage and contemporary African identity formation through social media. *E-Bangi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 and Humanities*, 22(2): 709-720. <https://doi.org/10.17576/ebangi.2025.2202.57>
- Banks, A. J. (2011). *Digital griots: African American rhetoric in a multimedia age*. Carbondale: Southern Illinois UP.
- Brown S, Valcin N. (2025). Introduction: An invitation to dream about “home.” *Public*, 36(72): 5–7. https://doi.org/10.1386/public_00259_2
- Fagbe A, Josiah U G, Ufomba E E. (2024). Creation, preservation and documentation of oral tradition in ancient Yorùbá and Hebraic cultures. *Yoruba Studies Review*, 9(1and2): 127–142. <https://doi.org/10.32473/ysr.9.1and2.137828>
- Jansen J. (2025). “At your service”: West African griots in dialogue with researchers. In: *Handbook of global oral history*. Leiden: BRILL: 84–103. https://doi.org/10.1163/9789004737181_006
- Keita C M C. (2025). The Sunjata fasa: Performance and social identity in the Mande world. *The World of Music (New Series)*, 14(1): 1-8. <https://doi.org/10.59998/2025-14-1-2301>
- Kotut L, Bhatti N, Hassan T, Haqq D, Saaty M. (2024). Griot-style methodology: Longitudinal study of navigating design with unwritten stories. *Proceedings of the CHI Conference on Human Factors in Computing Systems*: 1–14. <https://doi.org/10.1145/3613904.3642682>
- Madzivire M. (2025). Rethinking state-media relations in contemporary Africa: Lessons from griot patronage in precolonial West African societi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frican Studies*, 5(2): 1–12. <https://doi.org/10.51483/ijafsr.5.2.2025.1-12>
- Makhedama B. (2026). Threading intsoni elements in Kgafela oa Magogodi’s chilahaebolae. *Journal of Literary Studies*, 42: 1-15. <https://doi.org/10.25159/1753-5387/19933>
- Mandey J C, Luntungan G, Iroth S. (2024). Analysis of oral tradition as a historical source. *SoCul: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Research in Social Cultural Issues*, 3(5): 986–993. <https://doi.org/10.53682/soculijrcsscli.v3i5.8305>
- Mbodj-Pouye A. (2024). Songs that made men leave: Migration, imagination, and media in late twentieth-century Mali. *Journal of the Royal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 31(1): 158–176. <https://doi.org/10.1111/1467-9655.14199>
- Mwakalinga A. (2025). Cultural dynamism and the reconfiguration of gender roles in African music: A case study of Sona Jobarteh. *Bulletin of the Transilvania University of Braşov. Series VIII: Performing Arts*: 75–84. <https://doi.org/10.31926/but.pa.2025.18.67.2.7>
- Nyakabawu S. (2024). Home, diaspora and beyond: Exploring notions of belonging among Zimbabwean migrants in South Africa. *African Studies*, 83(4): 330–344. <https://doi.org/10.1080/00020184.2025.2483659>
- Odularu O I, Sone E M, Puzi M E. (2024). Globalisation perspective of libraries as curators of oral tradition and storytelling activities. *Journal of Culture and Values in Education*, 7(2): 136–156. <https://doi.org/10.46303/jcve.2024.16>
- Price-Spratlen T. (2026) Warrior/griot/comedian/ally: “We be knowin” Amanda Seales. *Journal of African American Studies*, 30: 44-61. <https://doi.org/10.1007/s12111-026-09726-y>
- Strait J B. (2025). Soundscapes of resistance: Delta blues and the transcultural journeys of the African diaspora. *Genealogy*, 9(1): 14. <https://doi.org/10.3390/genealogy9010014>

- Tatchim N. (2025).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memory of slavery and the slave trade: Bimbia in Cameroon between silence, rehabilitation, and cultural dialogue. *Journal of Black Studies*, 56(4): 328–348. <https://doi.org/10.1177/00219347251321164>
- Valdejuli K, Sefcik J S. (2026). Embracing the legacy of the griot: Using storytelling as an indigenous and affirming methodolog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Qualitative Methods*, 25:1-14. <https://doi.org/10.1177/16094069261436001>
- Vanyoro K. (2024). Chronopolitics: Decolonising African migration studies. *Critical African Studies*, 16(3): 399– 414. <https://doi.org/10.1080/21681392.2024.2387554>
- Wawire G N. (2024). Discursive scaling of solidarity through difference: Experiences of African women in the African diaspora. *Language in Society*, 54(3): 491–513. <https://doi.org/10.1017/S0047404524000046>
- 扬·阿斯曼, 陈国战. (2016). 什么是“文化记忆”? 国外理论动态, (06): 18–26.
- [Assmann, J., & Chen, Guozhan. (2016). What is “cultural memory”? *Foreign Theoretical Trends*, (06), 18–26.]
- 朝戈金. (2022). 口头诗学的文本观. *文学遗产*, (03): 21–34.
- [Chao, Gejin. (2022). The view of text in oral poetics. *Literary Heritage*, (03), 21–34.]
- 谭惠娟 (2018). 《拉尔夫·埃里森文学研究》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 [Tan, Huijuan. (2018). *Literary studies of Ralph Ellison*.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 汪杨静. (2023). “流散”的词义辨析及其研究理论变迁. *云南社会科学*, (02): 180–188.
- [Wang, Yangjing. (2023). The semantic analysis of “diaspora” and the changes of its research theories. *Social Sciences in Yunnan*, (02), 180–188.]
- 杨正. (2021). 格里奥与埃博拉——西非地区埃博拉疫情科学传播的地域化与后殖民化. *自然辩证法研究*, (12): 45–51. <https://doi.org/10.19484/j.cnki.1000-8934.2021.12.009>
- [Yang, Zheng. (2021). Griots and Ebola: Regionalization and postcolonialization of scientific communication on Ebola epidemic in West Africa. *Studies in Dialectics of Nature*, (12): 45–51. <https://doi.org/10.19484/j.cnki.1000-8934.2021.12.009>]
- 尹虎彬. (1996). 史诗的诗学: 口头程式理论研究. *民族文学研究*, (03): 86–94.
- [Yin, Hubin. (1996). Poetics of epic: A study of oral formulaic theory. *Studies of Ethnic Literature*, (03), 86–94.]
- 赵静蓉. (2013). 文化记忆与符号叙事——从符号学的视角看记忆的真实性. *暨南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05): 85-90.
- [Zhao, Jingrong. (2013). Cultural memory and symbolic narrative: On the authenticity of memory from a semiotic perspective. *Journal of Jinan University (Philosophy &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05): 85–90]
- 朱振武, 李丹. (2022). 非洲文学与文明多样性. *中国社会科学*, (08): 163-184.
- [Zhu, Zhenwu, & Li, Dan. (2022). African literature and the diversity of civilizations.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08): 163-184.]

(责任编辑: 张天任)